

金石掷地 雪落无声

——《岁寒三友》绝妙结尾解读

○ 张晓燕

最近看了汪曾祺的一篇小说《岁寒三友》，其结尾让我忍不住连声叫绝。

小说中的“岁寒三友”即民国时期的三个人：先开绒线店后来又卖草绳草帽的王瘦吾、开炮仗店的陶虎臣以及以卖画为生的靳彝甫。他们三人在小县城里一块长大。

在小说中，这三个人是分开来写的，介绍得比较详细，他们的生活虽然艰辛，但都还过得下去。后来靳彝甫去了上海，三年未归。三年里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王瘦吾被居心不良的地痞通过不正当竞争搞得破了产，气得生了一场大病，奄奄一息。陶虎臣的炮仗生意也一落千丈，一家人的生计都成了问题，他不得不忍痛卖了女儿。后来，陶虎臣走投无路，

到野外去上吊，却没有死成，被人救下了。看到这里，我还以为这篇小说的主旨是写特定年代里小人物的不同际遇，表现劳苦大众的艰难生活。

然而作者此时一转折——靳彝甫回来了，他给了王瘦吾和陶虎臣每人5元钱，说自己刚回来，手头钱不多，让他们等自己两天。第3天，他约了王瘦吾和陶虎臣在如意楼见面，给他们一人一封银钱。王、陶二人瞬间明白了，靳彝甫把祖传的3块田黄石章卖了！

3块田黄石章，是靳彝甫珍藏多年并视为生命般珍贵的东西——邻居家着火，他只拿了这三块石章往外走；吃不饱饭的时候，只要拿出石章看看，他就对这个世界没什么抱怨的了。曾有人出高价买靳彝甫的石章，他说，除非山穷水尽，

不能舍此性命！

在小说前面的叙述中，可以看出靳彝甫是一个很风雅的人，即便日子过得半饥半饱，他仍然养花、养鱼、放风筝、斗蟋蟀……这样飘然于世俗之外的一个人，似乎没有那种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”的气概，更做不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事情来。但谁能想到，在看到两位好友穷困潦倒、日子过不下去之后，他毫不犹豫地卖掉了自己视为生命的石章。在他看来，朋友落难，便是“山穷水尽”的大事。

石章卖了，靳彝甫没有明说，并不以恩人自居，王瘦吾和陶虎臣也不多问，所有的感谢都是多余。君子之交，肝胆相照，这是怎样的一种友谊？恰如昭昭日月，旷朗无尘。

这个结尾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，因为汪曾祺用了大量篇幅来写三人各自的生活，几乎都没怎么写他们的交情，但只结尾这一小节，便胜过言语万千。

大师不愧是大师，通篇行文如山间小溪，波澜不惊，临了却似瀑布奔腾，直击人心。小说最后写道：“如意楼空荡荡的，就只有这三个人。外面，正下着大雪。”这句话营造出一种天地之间白雪茫茫的寥廓意境，也和标题“岁寒三友”相呼应，外面天寒地冻，大雪飘飘，屋内炭火正旺，暖意融融，给人以艺术上的美感，心灵上的震撼。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叹：岁寒知松柏，患难见真情。

真正的好小说便是如此了。

心头春意多几分

——读丰子恺先生的《春》

○ 张艳霞

小女儿睡熟后，我从书架上随手拿出一本微微泛黄的《丰子恺散文》，一下子就翻到了这篇《春》，像是文字天地的旧知有意与我重逢在这静寂的春夜。

丰子恺先生说“实际上春不是那么可喜的一个时节”“暮春以前的春天，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”。在诸多颂春、咏春的作品中，这种感觉是不常见的，却也是极为真实的。立春至今已一月有余，最近几天天气才渐暖，人们才闻到春的气息，先前饱尝的只有春寒料峭的滋味。

丰子恺先生写“‘小楼一夜听春雨’其实没有什么好听，单调得很”，读到此处我竟哈哈大笑出声来。先生有这般文化修养的人都觉得没有什么好听的，我等这些自愧不如的人听不出来什么便可心安理得了，倒是前几日春雨来时缩头缩

脑、裹紧棉衣的寒意让人感受深刻。“春所带来的美，少而隐；春所带来的不快，多而确。”这句话表明春“徒美其名”，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令人不悦的。

杜宇一声春去，树头无数青山。丰子恺先生说，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，是从暮春开始的，哪里都有花开，哪里都是春色满怀。该绿的绿了，该红的红了，春风吹在脸上也极为舒服。丰子恺先生不愧是画家，他说造物者描写“自然”这幅大画图时，“仿佛是米派山水的点染法，又好像是塞尚（音译）风景画的‘色的块’”，赞叹这是“何等泼辣的画风”。

先生说，对于暮春的认知，东西方也有很大的差异。讲求实利的西方人，向来重视这一季节，称之为May（五月）。May原是“青春”“盛年”的意思。对西方人来说，暮春是最快乐、最幸福、最精彩

的时期，也是物质的、实利的；东方人却认为暮春是令人伤感、悲叹的，“柳绿才黄半未匀”的新春才让人“在精神上是最愉快的”，因为那即将破土的希望、处处萌动的生命，是精神的，是艺术的，是值得经历了严冬的人所期盼的。

读到文章最后，我的心豁然明朗，明朗于春的力量，明朗于春水初生的自然韵律。读完文章，我又找到丰子恺先生关于春天的几幅漫画，这位散文家、漫画家将春天写得朴素，画得有趣。有人评价说，人生若如丰子恺，生活处处皆可爱。先生的高度，一般人难以企及，读读先生的文字，算是一种极大的满足吧。先生的平和、豁达、有识、有趣，也是他留给世人的一份深邃的“春意”。

荐书



《北上》

出版社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徐则臣

本书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，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“秘史”。一百年后的2014年，中国各界重新展开了对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化讨论。当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，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，拼接成了一座完整的叙事长卷。

连载 133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谢榛说，别啊，我们都喝干吧。谢榛一伸手，与武将之碗碰响，一气喝干。武将怯怯地龇牙咧嘴喝下，然后脚步踉跄着回到座位上。谢榛坐在那里，眼睛含着笑意，看看苏祐，又看看五个将领。

苏祐偷眼看看五个手下，都快废了。心想，还真让谢瞎子看笑话了，这个老家伙，比上次喝酒还要厉害，莫非遇到什么喜事了？无奈，苏祐只好站起来，说，茂秦老哥，弟弟再敬你一碗。

谢榛也站起来，说，老哥来了豪情，怎么喝不醉呢？

苏祐笑一笑，说，咱哥俩喝了这碗再说，好不好？

好！谢榛说完，一气喝下。

二人坐下。谢榛看看五个将官，都

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有的还发出鼾声，便呵呵而笑。

苏祐见五个手下如此狼狈，也笑出声来，说，五个不争气的家伙，在战场上个个如狼似虎，在酒场上怎么这样窝囊呢？

谢榛说，这就是尺有所短、寸有所长吧。

苏祐说，老哥，你还喝吗？

谢榛说，喝得也差不多了，说说话吧。

苏祐问，你五个儿子，在安阳生活得还好吧？

还行吧！

怎么说还行？

老弟，你知道谢家祖坟，没有多少青

烟可冒，对吧？

也是。你还是尽力写诗吧。多想想百年之后的事。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对儿孙，管得太多反倒无益。

你说得对。

这样，那五个笨蛋，由他们睡去吧。我们哥俩让尚武陪着，去军营转转吧。

正合我意。

苏祐与谢榛并肩在前，尚武提刀在后，在军营里随便转悠。走近一个岗哨，军士行礼，苏祐点一点头走过。

走了半天，谢榛已是酒醒得差不多了，眼睛看得更远了。谢榛看到一个老兵，手持长枪，笔直而立，于是跑过去，问，老哥多大年龄了？

六十一。

这样大的年龄，为什么还戍边呢？

老兵呵呵一笑，家里没有亲人了，跟着苏总兵，心里痛快。

苏祐听到老兵这样说话，心里一喜。他认为这是士兵对自己的最高评价。

稍后，苏祐引着谢榛、尚武，来到东城门下，信步登上城墙。谢榛回首一看，渔阳城里的人家透出的灯光，显示着安定与幸福。看看城北，星空之下，渔山乱峰插天，如同剑戟。渔阳城南面，便是一大片肥沃的平原。几十年来，蒙古人多次试图越过渔阳城到平原上抢掠，都被渔阳驻军击退。

苏祐说，谢先生有所不知，我刚刚接到战报，说是俺答率兵十五万，从大同往宣化而来。看来，在宣化，很可能有一场恶战。

谢榛说，去年，周尚文、翁万达不是刚刚把他们打败吗？

打败是打败了，但并没伤他们的元气。

(未完待续)